

● 经纬行吟 ●

信义赊店

□贾鸿彬

十多年前,开车去延安,路过社旗,因为无法停留,在赊店古镇旁,我匆匆下车,对着这片土地,恭敬地鞠了一躬。

为什么会鞠上这一躬,因为敬仰这片土地所传达出的信义。西汉末年,王莽篡汉,托古改制,民不聊生。南阳刘秀,在赊店除了一面酒旗举义,安定天下,建立东汉。赊店老酒由此而生,一脉醇香里,藏着最质朴的人间信义。没有信,谁敢赊?没有义,如何能推翻王莽?

赊店根植的南阳大地,本就是信义文脉的沃土。这里是诸葛亮隐居躬耕之地,当年刘备三顾茅庐,至诚至信,礼贤下士。诸葛亮赞其曰:“将军乃帝室之胄,信义著于四海。”前后《出师表》,字字沥血,句句明志,诠释着以信报信、以义酬恩的千古赤诚。正是这份至死不渝的信义,让起于微末、无立锥之地的刘备,终成三分天下的伟业。

此番访社旗,入赊店,走进古朴肃穆的山陕会馆,最动我心、最撼我魂的,依旧是这份贯穿古今的信义。

整座会馆,一碑一石,一瓦一木,都镌刻着赊店商人代代恪守的信义风骨。这里是中国民间商会的重要发源地,也是华夏大地最早订立商业规矩的民间行会之所。古人深知,经商贵在本心,兴业贵在守道。于是他们将经商德行、行业准则一一梳理,勒石立碑,立于庙堂,传于后世。这些留存至今的碑刻,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商业规则碑文,字字沉淀岁月,句句照见初心,不仅为研究清代中原商事留下了珍贵史料,更让赊店“诚信为本”的经商信义,有了看得见、留得住的千古凭证。

会馆现存三块清代碑石,承载着最朴素也最严明的古代商业道义。

第一块是清雍正二年立、同治元年重刻的《同行商贾公议戡秤定规概碑》。当年赊店商贾云集,店铺林立,二十余家商号往来贸易,却常有商贩私改戡秤,轻重不一,专图一己私利,坏了行业风气,寒了客商人心。为正本清源、公允买卖,一众同行商贾齐聚关帝庙公议定规,立下铁律:秤足十六两,戡依天平为准,务求校准均匀、公平无私。只求同行和气共生,宾主相待以诚,再无争执嫌隙。规矩既定,便有约束;此后严禁私改戡器,违规者罚戏三台;执意不遵者,依规禀官究治。一纸公议,守住

的是市井交易的公平,撑起的一方商埠的信誉。

若说衡器之规守住了买卖底线,那清乾隆五十年立的《公议杂货行规碑》,便是十八条铁律铸就的经商正道。碑文所载一十八项行规,细致周全,奖罚分明,条条直指商事乱象:不卖虚头、不做虚假包装,出货必留实利;老店转手更名,必先依规纳银报备,方可营业;货物交易,不许论堆糊弄,务必逐宗过秤;不许私结外伙,暗谋私利,不许沿路拦客、强拉生意,不许坐地压价、恶意竞争,不许冒名揽客、勾抢客源。但凡违规,一律罚银五十两;账目到期不得拖延,拖欠必偿月利;结账分毫分明,不许私让价差,暗通私情。

这些规矩,不是一人独断,是众商议、禀主核准的行业法度。两百多年前的赊店商人,早已懂得摒弃奸巧、杜绝乱象,以规矩立行业,以诚信赢人心。正是这一条条严明戒律,终结了无序乱象,让公平竞争、坦荡经商,成为古镇商事的主流。

更难得的是,赊店商人的信义,不止严于律己,更敢于守正不屈。清道光二十三年的《过街行差务碑》,便是最好的见证。彼时官府差事摊派屡屡叠加、逐年增重,商贾不堪其扰。为避免苛赋永续,层层加码,过街行众商议立约,刻石为证,欲以碑铭定规格制,留作千古参照。不卑不亢、不曲不阿,在利与权之间,守住了商人的气节,护住了行业的安稳。

三块石碑,写尽赊店商道的蜕变与成长。这座古镇的商业,从散乱无序、各行其是,到依规经营、良性共生,由乱到治的根本,从来不是繁华地利,而是把诚信道义,落到每一桩买卖、每一条规矩里。以信义为根,以制度为尺,自成自律之风,让赊店商业历经岁月而长盛不衰。

在这套古老的商业规则涵养之下,信义成了赊店商人刻在骨子里的经营本色,也成了古镇千年不衰的兴业密码。

赊店的信义,不止立在碑上,更敞在人心。山陕会馆更是古时商界公开账目、透明行事的先行者。《创建春秋楼碑记》《南阳赊店旗山陕会馆铁旗杆碑记》等四通碑石,完整记载着会馆兴建、重修的全过程。石碑正面记述建馆初心、兴废沿革,庄重肃穆;碑背密密麻麻,详载每一家捐资商号、每一笔捐资数目,更将建材用工、各项开支详细列明,用银精确到两、钱、分,笔笔清晰、事事可查,毫无遮掩、绝不藏私。

最令人动容的,是会馆落成结算之后,除全部公用支出之外,尚结余三千余金。彼时殿宇恢弘、规制完备,无需再添土木之功。一众商贾心怀公义、不贪私利,绝不将公银私分入囊,最终将结余银两熔铸为两株铁旗杆,重达五万余斤,巍巍矗立会馆大门两侧。铁杆铮铮,如丹心昭世;巍然矗立,为商道立魂。

这般坦荡公开、克己奉公的行事风范,正是信义最鲜活的写照。这些百年传承的商事规矩、公开制度、自律品德,放在今日依旧值得传承发扬。

溯源寻根,赊店商道的信义灵魂,源自千古流传的忠义文脉。山陕会馆亦名山陕庙,殿中供奉武圣关羽。关公义冠古今,忠信千秋,是远道而来的山陕商贾心中的精神标杆。他们把关公的忠诚信义融入经商之道,跳出世俗利之辩,确立了诚信为本、义中取利的核心商魂。经商不为逐利忘义,求财贵在见利思义、先义后利、以义制利,这便是赊店商业文化最核心、最动人的内核。

这份信义,不止写在碑文规制之中,更藏在会馆一雕一画、一景一物之内。整座会馆融建筑艺术与道德教化于一体,木刻石雕、彩绘纹样,处处暗藏信义典故。《圯桥纳履》教人守信尊师、厚德立身;《赵颜求寿》劝人向善存诚、积德立身;《杯羹之让》警人守心守义、不贪私利。上至帝王贤相,下至民间典故,无一不在诉说信义为立身之本、立业之根。

旧时教化虽带时代印记,却深深滋养了一方商风。日复一日的熏陶警醒,让信义自律、崇德向善,成为一代又一代赊店商人的立身准则。久而久之,“先义后利、以义制利、见利思义”成了古镇商人的处世哲学,“信召天下客、义纳八方财”成了赊店亘古不变的经商信条。

从汉世刘秀除旗举义、以信聚天下之志,到三国刘备信义布四海、凭义成三分霸业;从清代商贾立碑定规、以信立市而正商风,到千年古镇薪火相传、以义铸魂而续文脉。一脉信义,贯穿千载,首尾相应,生生不息。

一碑一石载正道,一商一德守初心。赊店的千年繁华,非凭地利,而凭人心;非靠机巧,而靠信义。这片土地,因信而立,因义而兴,历经岁月淬炼,依旧风骨凛然、文脉绵长。

● 诗韵潮声 ●

我将党徽戴胸前

□王世福

我将党徽戴胸前,一股暖流涌心田。
遥想红船启航程,井冈星火已燎原。

我将党徽戴胸前,似见红军翻雪山。
延河岸边练兵忙,太行山上战犹酣!

我将党徽戴胸前,难忘昔年同热血。
几经沙场显神威,英雄儿女凯歌还!

我将党徽戴胸前,改革开放展新颜。
民富国强军威壮,老兵爱党立誓言!

咏荷四首

□吴传训

浣溪沙·连江赏荷

翠盖擎珠覆浅洲,红妆照水弄晴柔,风摇香影过汀头。

俗虑已随云水去,尘襟暂与鹭鸥留,一湖风露似清秋。

渔家傲·江巷渔家

千亩芙蓉香细细,画桥穿影小舟尾。鸥鹭盘旋随棹戏。看网起,一篙笑指清波里。

我本寻芳闲客辈,流连此境忘尘累。挥别江湖多韵味。心如水,一江风月人同醉。

浪淘沙·重过江巷湖

故地又徜徉,闸锁沧浪。晨光先过我堤长。十里湖烟应识我,不问行藏。

极目水云乡,鹭落波光。一川风色属炎凉。多少年来多少遍,只是寻常。

风入松·江巷湖荷风

晓烟初散一湖光,翠盖高张。天然妙境连天漾,荷阴深、白鹭闲翔。水底藕肥泥暖,波间鳧立风凉。

我来闲卧水云乡,浅浪轻扬。而今重识清安秀,最清幽、雾锁莲房。曲岸忽摇翠盖,满湖清馥飘香。

等雨的夜(外一首)

□朱爽生

从摇曳的灯光中走出
站成一棵疲惫的庄稼

眺望远方,云层在暗中
垒起一座座山峦,恍如
漂着暗礁的河床

夜幕低垂,村庄的渴望
被原野的风反复搓揉。农人的梦想
又被一圈圈光晕不断濡染

在高高的田坎上,等待
干涸的小溪,传来雨滴落下的声响

窗前的月亮

门前那块磨刀石,悄然没了声响
月光轻轻漫过棱角,擦拭它钝化的锋芒
晒谷场边,稻草垛留存新谷的余香
在陶罐沿口静静飘荡。今夜,月光溜进灶房
用清冷的光芒,描摹碗瓢盆的形状

石磨的齿槽,将月光洗涤晶亮
唤醒谷仓那粒陈年的种子

我缓缓摊开手掌,接住一缕清光
种在风雨徘徊的窗前
那些未曾寄出的信笺
都结满了如月光般相似的果实

今夜的月光,有点咸

● 生活札记 ●

最美亭城,美在寻常陌路间

□朱国美

下楼过个马路,便是咱们滁州“最美亭城”的公共自行车站点。作为一名退休者,只要天气晴好,我总爱骑上它出门办事,不仅方便,更能活动筋骨,享受亭城慢生活的惬意。

那天清晨,我照例骑着公共自行车前往清流西路的滁州老年大学。在学校大门外的停放点,我不慎碰倒了旁边的一辆车,引发了连锁反应,接连倒了四五辆。我赶紧支好自己的车,把倒下的单车一一扶起归位,便匆匆赶去上课了。可刚在教室坐下,我心里猛地一沉——车好像忘了上锁!我赶紧掏出手机,打开小程序,屏幕上赫然显示着“仍在骑行中”。我悄悄溜出教室来到校外,发现那辆车果然不见了。

焦急之下,我拨通了客服电话。电话那头,客服的声音平和而温暖。她告诉我,那辆车已经骑到了水岸帝景小区,并安慰我说:“您别急,如果别人还车后产生了额外费用,您随时给我们打电话,我们帮您申请免除。”听到这番话,我悬着的心放下了。回到教室,差不多两小时,我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眼手机。看着那持续跳动的骑行时间,我心里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闷气。

放学铃声一响,我便匆匆赶到站点。一眼望去,一辆没上锁的公共自行车静静地停在原地,附近空无一人。我想,这大概就是我早上骑的那一辆。我立刻上前锁好车,打开小程序一看,果然还车成功了,显示费用3元。我再次拨通客服电话,客服温柔地说已经看到了,并已帮我申报处理。那一刻,我紧绷了一上午的神经终于彻底放松,甚至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:“如果不好处理的话,这费用我自己付也行。”随后,我又扫了这辆车,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一路骑行,微风拂面,我的心绪也渐渐平复。那个骑走车的人,办完事后把车停在了原处。这长达两个小时的“乌龙”,归根结底,是因为我没有仔细确认锁扣。事实证明,是我自己想多了。我相信,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善良的普通人。

千百年来,欧阳修在《醉翁亭记》中留下的“醉翁之意”,早已化作滁州人骨子里的豁达与包容。今天,这“最美亭城”的公共自行车,连同那通平和温暖的客服电话,还有那个默默将车停回原处的陌生人,都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这座城市的温度。原来,最美的风景不仅在琅琊山的“林壑尤美”之间,更在这寻常陌路的善意里,在人与人之间那份不期而遇的宽容与信任中,这才是我们滁州当之无愧的“最美”。



挂荷

盛近摄

● 巷陌奇谭 ●

七十五块钱

□罗圣玲

周日,难得一家人坐一起共进早餐。早饭摆上桌,唯独不见公公。婆婆房前屋后找了一圈,嘴里念叨着:“这老头子,一大早就跑哪去了?”

我没吭声。我知道他去了哪里——昨晚他就念叨过,要去野塘里下网,早上收虾子。

果然,没过多久,公公回来了。虾子已经收好,养在水盆里,放在后院。他顾不上歇脚,又转身走到门前那片杏林。用布兜扎在竹竿头上,举着那个自制的工具,仰着头,一颗一颗地摘杏子。熟透了的杏子黄澄澄的,轻轻一碰就落进兜里。

婆婆跟了出来,站在树下说:“一家人都在吃早饭,你偏要去忙这些!不能等吃过饭再去吗?”那怪怪里,藏着的全是心疼。

公公没回嘴,只是憨憨地笑了笑,手上的活儿没停。他把杏子小心地码好,连同那盆虾子一起搬上电瓶三轮车。婆婆又急了:“这是要去哪儿?早饭都不吃了!”

“来不及了,早点去十字街,能占个好位置。”公公跨上车,头也没回,“杏子自家种的,一点农药没打,坏了多可惜。虾子也是野生的,哪怕卖个三五十块钱,也是好的。”

婆婆没再说话,小跑着出门,把馒头和鸡蛋塞进公公怀里,又退后两步,站在路边看着,直到电瓶车拐过村口大石碾,看不见了,才慢慢转身回来。

这一幕,我全看在眼里。那三个馒头、一个鸡蛋里,装着一个女人对丈夫全部的牵挂。他们的爱,从来不在挂在嘴上,全藏在那些细碎的动作用里。

上午十点多,公公回来了。一进门就冲我呵呵笑,眼

睛亮晶晶的:“你知道吗?我今天卖了七十五块钱!”他一边说,一边拍拍身上的灰,脸上的得意藏都藏不住。

“虾和杏子都卖完啦?”我问。

“卖完了!”他呵呵笑着,“闲着也是闲着嘛。”他冲我呵呵笑的时候,像极了丰收后站在田埂上抽烟的老农——满足、踏实,还有点不好意思的得意,眼睛里散发着尊严的光芒。我知道他想说:虽然八十多了,可我还行,还能给这个家添一口肉。

七十五元在很多人眼里,或许只是一顿简餐、一包烟,但对公公来说,远比钱本身重得多。它是82岁老人凌晨下塘收虾、举竿摘杏、骑车赶集,蹲在路边跟人讨价还价,一毛一块攒出来的。那个挂在胸前的收款码,是大女儿梅梅帮他申请的。他不会用智能手机、不会发朋友圈,但他会挂着那个二维码,等着每一声“叮”。

这一声声“叮”,是他和这个时代最后的握手。他不知道什么叫移动支付,但他听懂了机械女声替他报出的每一笔数字——那是他今天的收成。这七十五块钱,最终会变成一道菜,变成一家人围坐时他夹给孙女的筷子尖上的一点满足,变成他心里的一个声音——“我活着,还有用。”

公公常说,他们赶上了好时代。而我想说,这个好时代里最好的部分,不是楼高了、路宽了、钱多了,而是那些从苦日子走过来的人,到了暮年,依然努力为家人带来温暖和感动。

七十五块钱不多,刚刚好够买一位82岁老人的幸福,也能让我明白:人这一生,最踏实的幸福,从来不是拥有了多少,而是我还有多少。